

红瓦红土

(上)

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工作过的土地和岁月

鲍永富著

展示——黄土山塬一个农民家族四代人的 人生轨迹

演绎——西北地区雄奇的地域风貌和 风俗人情

见证——中国农村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红 红 红

(上)

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工作过的土地和岁月——鲍永杰著

展示——黄上山塬一个农民家族四代人的生轨迹

演绎——西北地区雄奇的地域风貌和风俗人情

见证——中国农村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兜肚/鲍永杰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227-03786-6

I. 红… II. 鲍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4374 号

红兜肚 (上)

鲍永杰 著

责任编辑 马若飞 康景堂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30
字 数 250 千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786-6
定 价 59.80 元 (上、下册)

目 录

第一章 (1)

张英和三个红军女战士向张有富两口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挥泪割舍下两个刚满月的孩子,向西追赶部队去了……

第二章 (11)

为了逃避李家大堡子人的追捕,何大拿入乡随俗,随即隐姓埋名,给自己起了个切合时宜的名字——张有富。

第三章 (19)

他凑到跟前踮起脚尖一瞅,原来是一个身穿红军衣服的大鼻子蓝眼睛洋人,在两个挎盒子枪的红军军官的陪同下,正拿着个皮匣匣子这里瞧瞧、那里照照的,招惹来了许多看稀罕的人。



第四章 (28)

李桃花拆洗了孩子贴身穿的折叠式红兜肚。她今天要拿出大户人家小姐的看家本领,用张英姐妹裹过手枪的这四块红绸子,给两个孩子裁剪缝制两件红兜肚。

第五章 (36)

张有富的席茭活干得精细……特别是他用温水浸泡后再用榔头捶过的席茭搓成的草绳,用铁秆席茭扎的扫帚,成了农家人的抢手货。

第六章 (46)

赵德贵和李国柱背着背篋在前面边跑边喊:“嗷,嗷,张乾坤把妹子出嫁给了杜继业,张乾坤把妹子出嫁给了杜继业……”

第七章 (55)

时常听李拴柱说,一九三六年红军过来后,马大山就成了红白两军的“分水岭”。马大山不仅有土匪出没,还经常有红军在这里活动。

第八章 (64)

枪炮声整整响了两天,也没见土匪的影子。接着,风风雨雨传来了一条神奇的消息说,解放军从南面打过来了……



第九章 (73)

彭德怀幽默风趣地跟斯诺先生开了一句玩笑话：

“哎哟，斯诺先生，这个照片可拍不得呀，你要是把它送给蒋介石，他准会派飞机来炸我们呢……”

第十章 (83)

有几个年轻人耐不住行路的寂寞，便朝着饮羊沟的方向，唱开了一段酸溜溜的“干花儿”，惹得一些年轻媳妇子和丫头们你推我搡地说对谁有了那个“意思”。

第十一章 (92)

张有富老汉一急，想着干脆把张乾坤的身世告诉他自己。婆姨李桃花不同意他这样做。她认为……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告诉他也不迟，不要让儿子过早背上人情世故的包袱。

第十二章 (101)

“你还叫我的小名，咱都成大人了。”张巧惠站在杜继业的面前腼腆地说。杜继业这才发现，他的这位女同学……黑油油的头发梳理成一条长辫，直垂到屁股蛋以下……扑闪着一双大花眼睛，水汪汪地动人。

第十三章 (109)

“我的好闺女，你听妈妈把话说完。那是在民国二十五年立夏时……”李桃花从箱子底下拿出了那件



绣着一只小金凤的红兜肚……

第十四章 (119)

一股强烈的电流通过双手，刺痛了张乾坤的全身……电话接通了，他们从电话机中听到了首长熟悉的声音……敌人的又一排炮弹打了过来，为了掩护张乾坤排长陈浩扑到了他的身上。

第十五章 (128)

张英和她们卫生队的四个人，搀扶着从第四方面军过来的三个女伤员……突然遭遇到当地土匪的袭击……经过一场激战，张英和其他六名红军女战士全部壮牺牲了。穷凶极恶的土匪……

第十六章 (137)

在朦胧的月光下，只见一位姑娘冻得浑身瑟瑟发抖……在她旁边的枯草地上，平躺着一个老妇人……“丫头！你快告诉我们，这究竟是咋回事？”李拴柱一急提高了问话的声音。

第十七章 (146)

庄稼人和他开玩笑，查问他带回来的这位外地姑娘的长长短短。一些同年龄人粗鲁地问他：“一搭里睡了没？”话音未落，惹得众人哄堂大笑。张乾坤红着脸蹲在墙旮旯里卷旱烟去了……



第十八章 (156)

田玉芳害羞地没告诉任何人……瞅着儿媳妇田玉芳香喷喷地吃着榆钱饭,李桃花心疼地说:“我娃给我怀孙子里,多吃点!多吃点……”她说这话的时候,背过身用围裙揩了一把眼泪。

第十九章 (164)

……媳妇田玉芳见状,赶忙过来把他从炕上拽下来,推到窑门外用手拍打掉他身上的雪、土。张乾坤一看母亲在堂窑里,便装得一本正经地在老婆的屁股蛋上亲昵地拍了一巴掌。

第二十章 (171)

洪水肆无忌惮地在庄稼地里横冲直撞。他侧脸一看,媳妇田玉芳……张乾坤刚想让媳妇回家换件干衣裳暖和暖和,自己守着给窖里放水……只听见赵德贵在饲养圈的堡墙上大声吼开了……

第二十一章 (179)

田玉芳推门一看,儿子张天宇脸贴在光席上睡着了……在黑昏晃里发现女儿坐在板凳上睡着了……当梅玫睁开眼发现是妈妈抱着她,她一下恹惶地说:“妈——我给你留了两个洋芋……”

第二十二章 (190)

支书刘世道讲得正起劲时,不争气的汽油灯像得了



哮喘病似的，时明时暗地闪开了。有的人开始借机溜出会场。意犹未尽的刘世道出于无奈，只好宣布散会。

第二十三章 (198)

他把外衣穿上，扣好纽扣，向庄子里走去……他刚抽了两口旱烟，就听见前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接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向他走了过来，张乾坤定睛一瞧：竟然是李拴柱！

第二十四章 (206)

他竟忘乎所以地放下书，跑过来在田玉芳一股香腴子气的脸上亲吻了一下。当田玉芳推开他，面红耳赤地出了办公室时，他才意识到……对于山里农村人来说，那简直是丧失伦理道德的……

第二十五章 (214)

张乾坤站在院畔上，一阵冷风吹来，他打了一个激灵，借着酒力，竟向着对面黑黝黝的骆驼梁放开嗓子吼了一声：“我操他娘的，舒坦啊！痛快啊！哈哈……”

第二十六章 (223)

赵亚玲几声撕心裂肺的呼救声，给了张天宇无穷的力量和胆识。他朝对面大声喊：“你退回到窑里去，我来救你！”他喊了一声，一个猛子扑进了洪水中——浪头一翻很快把他吞没了……



第一章

张英和三个红军女战士向张有富两口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挥泪割舍下两个刚满月的孩子，向西追赶部队去了……

公元一九三六年农历五月，陕甘宁交界的黄土山塬上，渐渐地开始热闹纷繁起来。刚刚下过一场透雨，豌豆挂角，小麦吐穗，庄稼长势喜人；艳丽的蝴蝶和忙碌的蜜蜂在花间草丛中飞来飞去。

这时节，除过种荞麦，庄稼汉们已经挂了犁，紧张地进入了锄禾阶段。庄稼人都脱了鞋袜，赤裸着双脚踩踏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劳作。

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有两竿子高的时候，石涝坝古庄子的张有富老汉和往常一样，赶着自家的几只山羊到门前的沟里给羊饮水。当看到沟底一字排开的八个石涝坝里都装满着清粼粼的水时，他心里的那个美劲甬提了。

这个地方十年九旱，缺水一直威胁着人们的生存。说来也怪，就在这两架山梁的沟壑里，生出两里长的一段石头断层面，



自然形成大小不一的八个石涝坝。大的能蓄上万方水，最小的也能装上千方水。每年雨季来临，山沟里下来的洪水会把所有的涝坝装得满满的，攒到冬春两季，涝坝里的水就成了方圆几个村庄人畜饮水的唯一水源。因此，当地人亲切地把这个地方取名叫“石涝坝”。山里的土秀才还用宋朝杨家将的英名，给八个石涝坝取了二郎坝、二郎坝……八郎坝的雅称。

张有富在“六郎坝”里给他的几个“心肝宝贝”蛋饮了水后，便把它们赶到庄子对面的骆驼梁上，选了一块鲜嫩的草场放牧。

张老汉悠闲自在地吸完几锅旱烟，起身一瞭，看见不远处的羊儿正在贪啃着青草，牧羊犬黄黄蹲在羊群旁警戒着周围。于是，他脑后垫上自己背的行囊，就地下榻，跷着二郎腿来了瞌睡，渐入梦境……

天高云淡，花草树木尽染黄土山塬。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张有富老汉的身上，浑身似乎感觉到热烘烘的。不一会儿，他仿佛又回到了家，看见自家古院畔上不知干枯了多少年的老榆树竟枝繁叶茂地复活了。树梢上还垒了喜鹊窝，有几只白鸽子飞进他们老两口住的土窑里……张有富老汉想弄明白这是咋回事，忽然脸上感到一阵凉飕飕的，他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。张有富老汉回过神一看，原来是牧羊犬黄黄正用舌头舔他的脸。他摸了一把被狗舌头舔得湿漉漉的脸，骂道：“险道神^①，不操心羊，跑到这里糟蹋人。羊呢？”挨了骂的黄黄拉着狗脸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① 险道神：北方方言，指显示自己，逞能。



张有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用手遮住太阳的光线，四下里看不见羊群的踪影，这下他才意识到着实冤枉了黄黄。原来羊群走远了，负责责任的黄黄用舌头舔醒打鼾声的主人，没想到反挨了一顿臭骂，于是它也要起了狗脾气。张老汉用长满老茧的大手，在黄黄的头上亲昵地抚摸了几下，通人性的它便放弃前嫌，起身头里跑着引路，和主人一起追赶走远的羊群。

张老汉随在黄黄后面一路小跑，已是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。他现在着实有点犯急，在这荒山野地里不要说有成群结队的狼了，就连豹子也经常露面。再说这几只山羊是他给别人家揽放了十几年羊才落下的工钱赚头，是他们老两口维持生活的“命根子”，万一遭遇狼群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张有富老汉越跑心里越急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经到了七八里开外离董庄不远的墩墩山。直到他在山坡下看见自己的羊群安然地如山梁上啃吃草时，心里才总算踏实了下来。

张老汉因为只顾着低头撵羊群，爬到墩墩山的半腰，抬头向上一看，猛然发现山顶的古烽燧上不知什么时候插上了一面红旗，红旗下有一个背长枪的兵在站岗。他心里一惊，暗暗叫道：“老天爷！哪里来的红军啊？”张有富老汉脑子里的“红军”，还是杜堡子杜老二家的长工李拴柱在山里放羊时给他说的，“听说东山里的红军扛的是红旗，个个能飞檐走壁，太厉害了……”从那以后，他从内心对红军产生了敬畏。

张有富撵上羊群，没敢抬头向山顶上看，硬着头皮只是往山下赶羊，他一直把羊追到梁坡底下的沟畔，才回过头偷偷向山梁顶上瞅了一眼。其实，古烽燧早就看不见了。

张有富老汉没顾上喘一口气，用手背揩了揩满脸的汗水，吆上羊赶紧就往家里跑。



一路上，他脑海里想得最多的是回到家后，立马让婆姨给脸上抹上锅煤子。他这一稀奇古怪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。别看张有富是一个五大三粗年过半百的半搭子老汉，他的婆姨李桃花可比他小十几岁，是这方圆几十里最俊的女人。

我们暂且顾不上这对老夫少妻的风流韵事，先说说当地女人给脸上抹锅煤子的由来。

那是二三十年代，当地经常出没白军、民团，还有叫什么洋猴小子的土匪。他们成群结伙，不仅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更可恨的是抢女人。如果是年轻媳妇、姑娘，就抢去奸污蹂躏。一个好端端的人家，一时三刻会被他们糟践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一带的女人怕遭散兵游勇的横祸，常用给脸上抹锅煤子的办法躲避兵匪的糟践，进行自我保护。

张有富把羊群赶到门前的饮羊沟，他嫌羊走得太慢，干脆让黄黄赶它们慢慢往回走，自己得先赶回家应急。

他三步并作两步走，很快就爬上自家的院畔，扯开嗓子向窑里喊：“老婆子！老婆子……不得了了！我今天在山里放羊时看见……”没等张有富把后面的“红”字喊叫出来，已被迎面来的碎脚婆姨用手把嘴给捂住了。

“你个老不死的，怪声怪气地喊叫个啥。”婆姨李桃花把老汉往院畔上推了一把小声嗔怪地说道。

“你不知道，我今天在山里放羊时，看见咱们这里来了红军！”张有富一脸神秘地对婆姨说。

“看见红军有什么稀罕的。”

“看你胆子大的，你不害怕红军把你抢了去？”

“抢去了给他们当婆姨才好哩。”李桃花扑闪着一双丹凤眼，对一脸汗水、满脸疑惑的老汉开着玩笑。

他们两口子正说着话，从土窑里走出来了三个戴八角帽、穿军装的女兵。李桃花把老汉拉到三个女兵面前，对她们介绍说：“这是我老汉。他没见过红军，现在就让他好好看看，红军长得是啥模样。”三个女兵很有礼貌地对张有富说：“大哥好，山里放羊去了？”

“好——好——”张有富老汉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结结巴巴的不会说话了。只是眼睛来回上下打量着三个女兵：看起来都还是娃娃，虽然人很消瘦，穿的军装上缀有补丁，每个人腰里别着一把盒子枪，倒显得挺精神的。他心里自言自语嘀咕道：“这就是李拴柱说的飞檐走壁的红军！看起来一点也不像……”他正在发着呆，婆姨李桃花的三寸金莲踩在他的大脚上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觉得自己有些失礼。原来，他把三个女娃娃看羞了。

“嫂子，是张大哥回来了？”从窑里传出来一个微弱女人的声音，紧接着又有婴儿的啼哭声。女红军们笑吟吟地转身进了窑洞。张有富这才惊奇地发现，自家门框上挂着一根红布条——这是当地妇女坐月子忌人的标记。

张有富把婆姨扯到院畔上，问：“这还不到大半天，家里又是红军，又是坐月子的。这究竟是咋回事？”

“过路的几个红军女娃娃怪可怜的，在咱们家里生了娃娃，还是一男一女的‘龙凤胎’呢！”婆姨李桃花强装笑脸地对有些恼怒的老汉说着事由。

“我的碎奶奶！你把红军收留在家里坐月子，往后要是惹下麻烦咋办呢？”

“你小声点好不好！”李桃花向窑里瞥了一眼，对老汉发起了狠，“你总不能让人家把娃娃养在荒滩地里吧？亏你还是个行侠仗义的男人。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说这些，羊进圈了，快挤一



碗羊奶，娃娃可怜到现在还没喂上大人奶呢。”

张有富心里确实有些不高兴，但他还得无条件地执行婆姨的指令。不用问，这是从古到今老夫疼少妻的“权利”。

张有富接过婆姨手中的碗，一声不响地向羊圈走去。不到一锅烟的工夫，他端着满满一碗羊奶子，把婆姨叫出来，让她端进去，自个儿又到羊圈里干活去了。

吃晚饭时，几个女红军和婆姨再三让他进窑里吃，他只是抿嘴一笑，说：“我整天在荒山野地里转悠，进到窑里恐怕要给月婆子和娃娃带点不对活^①，还是不进进去的好。”于是，他蹲在院畔上狼吞虎咽地吃完两大碗黄米饭，就到羊圈里给自己搭建晚上睡觉的草铺。

他想得周到。因为自家只有一孔住人的土窑洞，婆姨和几个女红军睡在窑里，他只能到羊圈里搭草铺，和他的羊儿作伴儿了。

张有富老汉躺到草铺上刚点着一锅烟，小脚婆姨踩着碎步就进到窑里，坐到铺沿上，借着撒进来的月光，娇滴滴的用一双绵软的手，给老汉的那张核桃皮皱脸揉搓着洗了个干脸，用手指甲轻轻挖掉他眼角的两疙瘩眼屎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讲述今天发生的一切。

快到晌午时分，正在院畔里干活的李桃花，看见从东塬畔下来一支打着红旗的队伍。她溜到墙豁口后面偷偷向外看。只见一队身穿灰色军装的队伍，顺着山道走了下来。待扛红旗的战士走到自家院畔下面的坡道时，这才看清那面大旗上写着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第一军团”几个大字。红旗后面

^① 不对活：北方方言，不吉利的意思。



的战士精神抖擞，行色匆匆，秩序井然。每个战士都背着枪和背包，他们的头上戴着用柳枝编织的帽子。队伍中间有几个骑大马的人，看样子是边走边谈着什么……

李桃花新奇地只顾向外窥视，没想到一回头，竟发现自家的破墙烂院里不知什么时候站着四个女兵。她一看见当兵的“闯”进了家门，吓得差点瘫在了地上。

“大姐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是红军，是咱们穷人家的队伍。”一位女兵很有礼貌地过来和她搭话。

李桃花闭口没言传，心怦怦直跳。还在想着跑进窑给自己的脸上抹锅煤子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大姐，我们队长快要生孩子了，想借你家的窑洞用一用。”李桃花顺着女战士指的人看去，只见一个中年女兵被两个人搀扶着，脸色苍白，双手托着下腹。

听说女红军要生娃娃，她一下从惊恐木讷中反应过来，赶紧把他们让进自己住的土窑里。

俗话说：人生人，怕死人。李桃花没有生过孩子，无接生经验，跟随的几位女兵一到关键时刻也乱了方寸。没办法，她只好回忆着用奶奶讲古经时说的土办法，帮女红军助产。

这位女红军几乎耗尽浑身最后的一丝气力时，才把孩子生了下来。这是一个男婴。孩子生下好半天没有一点声气，在场的人一时都慌了手脚。李桃花又照奶奶古经里说的办法，一手抓住婴儿两只小脚倒提起来，一手展开五指，在他的嫩屁股蛋和小脚片上连拍了几巴掌。这办法还真格显灵了，婴儿果真“哇—”地哭出声了。在场的人刚放下心，产妇又开始叫喊着肚子痛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婴。

女红军生下女婴后，昏迷了过去。几位红军女战士硬是用



人工呼吸把她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。也许是她们的真心诚意感动了上苍，才换回了母子的平安。看着脸色蜡黄昏迷的母亲和一对没有气力哭出声的婴儿，李桃花难过得背过身流了泪。

张有富听了婆姨李桃花惊心动魄的讲述后，一个大男人家，鼻子也有些酸溜溜的。他思谋了一会儿，对婆姨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她们母子仁的。”

夜里，张有富在草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一直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和他在山里做的睡梦，一个人自言自语道：“你可别小瞧这些红军娃娃，说不上将来有一天，就是这些人执掌天下呢。”

帮助红军是对的，但也不能给自己今后惹下麻搭。张有富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，烟味把圈在窑里的羊都熏得跑光了。

“嘿！这不是一个两全齐美的好办法吗？”在东方发白时，张有富老汉为自己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竟高兴得叫出了声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把自己昨晚上想出的锦囊妙计告诉婆姨李桃花，婆姨骂他的馊点子就是多。晌午送走了去董庄赶部队的三个女红军后，李桃花就开始陪月婆子了。你还甭说，让婆姨陪上红军“坐月子”掩人耳目，这样既帮了红军，又给自己惹不下啥麻搭。

李桃花整天脚不出窑门，除了精心伺候月婆子和婴儿外，还陪着红军妹子拉家常。

不几日，她们彼此信任得如同亲姐妹。红军妹子告诉她，自己叫张英，今年二十八岁，是江西宁都人，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。她的丈夫是一位姓彭的红军团长，他们是在红军长征前一个月结的婚，一同翻雪山、过草地，来到了陕北。不幸的是，丈夫彭团长在二十多天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当她听到丈夫

